

B222.112



十人矣。曰：此非距心之所得

我所為也

曰：今有受人之牛羊而至

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

與。曰：此則距心之罪也。

於王曰：王之爲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

王誦之。王曰：此則寡人之罪也。

○陳氏曰：黃錦鋐·陳滿銘
然而齊卒不余培林·張學波

◎ 教授著

以興

○孟子謂

見音現為

君之廟曰都孔大

專何某

致爲臣而去

致猶還也

齊人曰：所以爲蚯蚓則矣

致爲臣而去

致猶還也

蚯蚓

四書導讀

致爲臣而去

致猶還也

齊人曰：所以爲蚯蚓則矣

致爲臣而去

致猶還也

蚯蚓

黃錦鑑
余培林
陳滿銘
•
張學波 教授著

四書導讀



文津出版社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四書導讀 / 黃錦鉉等著. --初版. --臺北市
：文津，民76
面； 公分
含參考書目
ISBN 957-668-071-9(平裝)

1. 四書 - 批評, 解釋等

121.217

81005018

四書導讀

著作者：黃余錦鉉·陳滿學·銘波
發行者：范培林·張美
出版者：文津出版社
地址：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
電話：(02) 3635008
傳真：(02) 3635439
郵政劃撥：0016084-0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811 號

民國 76 年 2 月初版 民國 81 年 10 月 二刷

有版權 · 禁翻印

定價：新台幣 100 元

ISBN 957-668-071-9

40.-

序

黃錦鎔

古人以四書為傳心之書，蓋以人為學之初，首重立志，而志者為心之所之也。學問之要，亦全在定心，故孟子曰：「讀書之道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大學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，修身之要，即在於誠意正心也。大凡人心之不正，由於學術之不正，生之於心，則害之於政，為禍大矣，所謂學術殺天下者，其源皆根於心也。故學者，在所以求治心也。治心之道，莫先於四子書。

唐韓愈曰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者也。」傳道即所以傳心也。心定，則業可得而授，惑可得而解，然後道亦可得而傳也。四書部定為師範院校必修課程，其故即在求在校同學能為經師，亦能為人師，發效其愛心，熱心、耐心，使學者受其業，解其惑而後得其道也。

師大國文系同仁，有鑑於此，對於四書課程皆極重視，近年來設四書教學研究會，定期會議，商討改進教學之方法，乃決定編印四書簡介，使同學能循序漸入，下學而上達。其中中庸推陳滿銘教授執筆，論語推余培林教授執筆，孟子推張學波教授執筆，大學則推黃錦鋐教授執筆。稿成，又另摘錄簡要者附以圖片，成幻燈片一組，介紹版本流傳、圖表分析，以補充講授之所不及，使同學能藉以深入了解四書之精義。其所編輯內容，或出於舊聞，或出於編者心得，皆非聖人之大本，然朱子曾謂：「學者不可厭末而求本，然亦非謂末即是本，但學其末，本在是。」幸讀者勿以瑣碎淺易而忽之。

民國七十五年民族復興節
于臺北市蟾蜍山麓晚學齋

目 次

壹、大學導讀

- 一、大學的由來.....一
- 二、大學的名義.....一
- 三、大學的內容.....一
- 四、大學的作者.....一
- 五、大學的本子.....一
- 六、談格物致知.....一

貳、中庸導讀

- 一、中庸的名義.....三五
- 二、中庸的作者.....四四
- 三、中庸的篇章.....五〇

四、中庸的內容.....

五九

五、重要參考書目.....

六八

參、論語導讀

一、論語的撰者.....七一

二、論語的名義.....七六

三、論語的傳本.....八一

四、論語的篇章.....八八

五、論語的內容.....九一

重要參考書籍.....九六

肆、孟子導讀

一、孟子篇數略說.....九九

二、孟子作者略考.....一〇四

三、孟子思想略述.....一〇九

研讀孟子的重要參考書目.....一三四

大學導讀

黃錦鎔

一、大學的由來

《大學》本來是《禮記》的一篇，在宋朝以前，沒有印過單行本，不過很多學者都已經注意到這篇文章的重要性，西漢劉向認為《大學》是通論聖人之道，唐朝的陸贊，也非常愛好《大學》，韓愈更認為《大學》中的「修齊治平」，是歷代聖人相傳的道統精神。到了北宋司馬光，他把《大學》從《禮記》中抽選出來，寫成《大學廣義》一卷，這可以算是《大學》最早的單行本。可是原書已經不傳，到南宋時候，替《大學》做注解的學者漸漸多起來，而傳流最普遍最久遠的，就是現在朱子的《大學章句》。不過朱子的《大學章句》，已經朱子改編過了，和原來《禮記》中的《大學》，有許多不同的地方。

朱子把原來的《大學》分為經和傳兩部分，把原來《大學》的次序也改變了許多。這種的改變，在保存《大學》本來面目的立場說，當然是有商榷的地方，所以引起很多學者的批評。不過朱子改篇《禮記》中原本的《大學》，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。因為原來的《禮記》，也是經過很多人編定過的，據說最早

的有叔孫通，叔孫通編的《禮記》，不知道有好多篇。以後再經戴聖定，就是現在的四十九篇《禮記》，《禮記》，以後又經過鄭玄做注，據說也有若干的改訂和更動。這大概是因為許多經書的傳記，都有或多或少的錯誤，後代學者，為了使它的內容更符合聖人的意思，作了若干的改變和更動，這是有必要的。鄭玄可以做改訂禮記的工作，朱子當然也可以做改訂大學的工作。問題是在於改訂得合理不合理，現在我們看朱子的大學章句，分為「經」一章，「傳」十章，在體例上說，這並不是朱子標新立異的，古代已經有這種義例，根據陳澧的《東塾讀書記》說：「《詩經》中老早有這種體例了。」再就改編後的條理系統上看，許多學者都認為朱子大學章句更迎合聖人立言的深意。王夫之在《禮記章句》上說：「朱子的《大學章句》，經文的部分，詳細說明為學的次第，使學者明白窮理盡性，守約博施的道理，可以說是盡善了。至於傳文十章，依次排比，深得聖人的意旨而條理也非常順適。」近人陳槃庵先生也說：「朱子的改本，條理次第，連系貫通，使人意得而理順，斷不是無知妄作。」所以自宋明到現在，都以《大學章句》為定本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
二、大學的名義

關於《大學》的名義，古今許多學者，見解不很一致，鄭玄認為「稱它為大學，因為它是記載博學可以做為政治上的借鏡」。隋朝的劉炫說：「大學是博大聖人之學」。宋朝把大學和小學相對，他說：「那個

離章斷句解釋疑難的叫做小學。那個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以盛德著明天下的叫做大學。」都認為大學是博大精深的意思，這種說法，不能說不對，但是根據《禮記》的《王制》、《學記》、《樂記》、《文王世子》等篇，以及《大戴禮記》《保傅》篇看起來，所提到的《大學》，似乎都是指學校而說。所以朱子說：「古人之大學，所以教人之道也」。或且我們可以這麼說，《大學》這本書，是古代大學教育的綱領，因為他博大精深，所以上可以教帝王，下可以教百姓，無論天子以至於庶人，都要以這本書所說的道理，做為修身處世的準則，治國平天下的目標。宋朝真德秀的《大學衍義》，就認為《大學》是帝王為學的次序，是帝王為學的根本。他把「格物致知之要」分為「明道術、辨人才、審治體、察民情」，把「修身之要」分為「謹言行、正威儀」等六篇。真德秀的見解，未必都對，但從這裏可以看出《大學》這本書的博大精深，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起來，大學就是「修己治人」的綱領。骨子裏是儒家五倫之教的本質，外表上是經世濟民的要目。它是儒家修己、治人的大理想。孔子一生棲棲遑遑，不敢安居，遊歷天下，就是要實現這個大理想。他平生和門弟子答問，大多數都是有關修己治人的大道理，儒家的思想，自孔子到現在，歷代都有變遷，但是修己治人的大目標，始終一貫，沒有絲毫的改變。大至國家天下的大事，小至個人日常現實的生活，都可以從大學平易的文句中，體現出它是萬古不移的真理，它是孔子學說的精華，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根本思想。

三、大學的內容

至於大學的內容，可以概括爲三綱領、八條目兩部分。所謂三綱領，就是「明德、新民、止於至善」。所謂八條目在個人方面是修身、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；在社會方面是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，可以說是修己。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可以說是治人。修己是明德，治人則是新民，無論是明德修己，或是治人新民，都要做到止於至善的地步。這就是所謂大學之道了。

孔子一生的學問，就在這修己和治人上面，修己，後人又稱爲內聖之學，治人又稱爲外王之學，但是修己治人也好，內聖外王也好，只是一件事，不是兩件事。這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的。孔子研究學問，不離開日常技藝庶事物理，常說：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，鄙事就是世俗的技藝雜事。又說：吾不試，故藝，藝應該也是技藝方面的事。我們可以稱之爲實用方面，也就是《大學》上所說的「格物之學」。孔子這種實用的格物之學，大概是繼承堯舜而來，堯曾經說：天工人其代之。這句話的意思，是說初民時代，大家都驚嘆上天有創造萬物的神工，不可思議，而帝堯却說，我們應該發揮自己的力量，來替代上天，進而改造宇宙的神工。所以說：天工，人其代之。可見堯是注重科學實用的學問。孟子曾經說，舜明於庶物，庶物就是萬物，據說，帝舜在大山谷下茂密的樹林中，遇到大風大雷大雨，他也不迷路。可

見堯舜都精於實用格物之學。孔子曾經說：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所以孔子的格致之學的科學精神是導源於堯舜的記錄而來。就是孔子所注重所傳授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，也都具有實用的意義。孔子自稱好學，大概少年時代，所研究的都是這些格物之學，當然，孔子的學問，不單是這些格物之學，他還有「知天命」的哲理方面的學問，孔子哲理方面的學問，大概是從易經方面得來的，自從伏羲畫八卦，文王重卦，舉凡天道、物理、人事、無窮無盡的道理，都包含其中，可以說是智慧的寶藏，後來歷代聖賢頗有推演，像有《夏易》、《殷易》等等，到了孔子，簡擇更加的精要，會通更加的廣博。創作的內容，超過以往的聖賢。孔子自稱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。《史記》《孔子世家》也記載「孔子到晚年喜歡研讀《易經》，以至於韋編三絕。」孔子自述為學的過程。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大概孔子就是以過去繼承堯舜的實用格物之學，到晚年的時候，再與伏羲的易理相會通，創出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道。所以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。所謂內聖外王，就成己說為內，就成物說為外，其實成物也就是成己，本無內外之分。我們說內、外、物、己，是隨世俗假設這麼說罷了。這個話怎麼說呢？聖人之學，不外乎《易經》《說卦傳》上所說的窮理，盡性以至於命。什麼叫做「理」？那就是所謂「一本而萬殊，萬殊而一本」的道理。一本就是萬化的根源，萬殊就是這個理散於萬事、萬物的法則。散則為萬殊，聚則是一本。無論散也好聚也好，天地間萬事萬物，無非此一理。然而窮理雖重在窮萬物的一本根源。但也不離開萬殊。這個理在人的就叫做性，窮理做到由萬殊以會入萬化根源一本的境界。就可以體悟到吾人之性，也是物之性，天地萬物之性也是吾

人自性。我們能夠了解窮理盡性會通爲一的道理，那就至於命了。所謂命，簡單的說，就是我們與萬物共有的本體。孔子的學問，是由窮理的工夫而歸本於盡性，盡性的工夫做到沒虧欠，那就是「至於命」了。一般人談窮理，只研究萬殊種類的不同，停止在現象界，沒有由萬殊而會通萬化根源的一本，到達本體界。我們應該知道，理智、思辨，在性分上不能發生功用，惟有盡性的工夫，做到精進力久，毫無虧欠，所以叫做盡，我們的一切善行智慧等等德用，都是我們自性所固有，假使沒有這個潛在的善行因素，憑空怎麼發展出來呢？所以盡的工夫，正是無盡。易經說：自強不息，正是這個道理。大學的明德，修己之學，正是由這裏出發，這可以說是內聖之學。

至於外王之學，王字根據近人的意見，有往的意思，羣生共向往太平之道。這個功力也是沒有止境的。聖人對於萬物，衣之，養之，而不自居功，不肯爲萬物主，孔子只說：老者就安之，朋友就信之，少者就懷之，使萬物各暢其性，共進於太平。如此而已。所以孔子之道，終爲人類所托命，因此孟子說：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古代聖王的學術，不外乎實用和哲理兩派，孔子都吸收而融會貫通，所以孟子稱爲集大成。宰我說：「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」子貢有若都說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」。大學之道，就是闡發推演孔子這個修己治人，內聖外王的大道。說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工夫。是儒家理想的教科書，也是儒家的政治哲學，誠如故總統蔣公所說「大學是古今中外最精微博大，完美高尚的理想，也是「本末兼賅，體用合一，修己治人，明禮達用」的大法則。」

四、大學的作者

至於《大學》的作者，宋朝以前的學者，都沒有人詳細的說明，到了北宋程明道先生，才開始表彰《大學》，認為是：「孔子的遺書」，以後朱子繼承這個說法，把大學分為經和傳兩部分，認為經一章是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記述下來。傳十章，是曾子的意思，而他的學生們記述的」。這種意見，因為沒有確切的佐證，所以很多學者並不贊同。到明朝嘉靖年間，有豐坊這個人，偽造一本《石經大學》，說是三個時魏國政和年間的刻本，根據自己家傳的古代搨本，以後虞松考正原碑引賈逵的話，說是「孔汲（即子思）住居宋國的時候，恐懼先聖之學不明，而帝王的道術被湮滅，所以作《大學》來闡揚，作《中庸》來補救。」肯定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都是子思所作的。這種意見，當然是靠不住的，姑無論三國的魏沒有政和這個年號，豐坊這個人就性情乖異，很受當世的批評，而他之所以要假造《石經大學》，是不滿意朱子改定的《大學章句》。朱彝尊的《經義考》，和翟灝的《四書考異》都有詳細的說明，石經既然是假的，那所說的《大學》是子思所作，當然也就靠不住了。

那麼，《大學》的作者，究竟是誰呢？根據崔東壁《洙泗考信》錄說：「《大學》的文字很繁複而且含意很詳盡，又有許多的排語，猜測應當是在戰國時候寫的，不是孔子曾子所述的。」日本的伊藤仁齋曾經寫過《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》，也認為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。武內義雄以為《大學》的正心，是

受董仲舒《賢良策》裏面「以正心爲政治道德之根本」的思想的影響，因此認爲《大學》成書的時代，是在武帝以後。但都沒有確切的證舉。

總而言之，大學這篇書，無論是誰做的，說他是戰國的人所做的也好，說他是漢武帝以後的作品也好，但它的內容是以前傳遞下來的，而且和孔子的學說，有密切的關係，這是可以斷言的。

五、大學的本子

《大學》除了我們所講述的《朱子章句》以外，還有很多的本子。《大學》最早的本子，它只是《禮記》裏面的一篇而已，從漢到唐，並沒有抽出來印單行本過，雖然清朝毛奇齡的《大學證文》說：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稱爲小經，在漢唐早已經印過單行本，但是《唐書選舉志》是以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稱爲小經，並沒有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。毛奇齡所說的，不知道根據什麼書。不過根據王應麟《玉海》的記載，在北宋仁宗天聖八年的時候，也就是公元一〇三〇年，曾經賜給進士王辰拱《大學篇》一軸，把《大學》從《禮記》抽出來，單獨流傳，這恐怕要算是最早的了，從此以後，凡是考試及格的，皇帝大概都要賞賜給臺軸，內容或是《儒行》，或是《中庸》，或者是《大學》並不一定。《大學》單行，這算是開始。至於注解《大學》的本子。根據《宋史》、《藝文志》的記載，有喻樗的《大學解》，司馬光等六家的《大學解義》，還有司馬光的

《大學廣義》一卷，都是和《中庸》合刊的，原書現在都已經不見了。到了南宋，專門注解《大學》的書漸漸多起來了，但這類的書，大半都已失傳。這大概是因為以後科場考試都是用《朱子章句》的本子，有很大的關係，因為《朱子章句》流行，所以許多別家注本都散失了。當然，《朱子章句》，發揮《大學》的內容很透徹，而且條理也很分明，變成理學家研究的對象，別家注本都比不上，這也是許多注本失傳的原因。最早改定《大學》本子的是程明道先生，程明道改定《大學》的篇次並不大，他只是就古本《大學》把「康誥曰：克明德」，到「與國人交止於信」移在「知所先後「則近道矣」之下，在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」的上面。其次就是把「所謂修身在其心者」到「辟則爲天下謬矣」移在「故君子必誠其意」的下面，在「詩云瞻彼淇澳」的上面。再其次就是把「子曰聽訟吾猶人也」到「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」這一段接在「此以沒世不忘也」的後面，在「詩云殷之未喪師」的前面。程伯子的改本《大學》最大的特點，是將八條目按照順序排列，而把三綱領：明明德、新民，止於至善，放在前面。「唐誥曰，克明德」到「與國人交止於信」這一段，程伯子認為是依次解釋「明明德」「新民」（止於至善）的文字，不應該在「此以沒世不忘」的後面，所以把它移到前面去。而接上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」到「知之至也」八條目這一段。以下就是分別解釋許多條目。「所謂誠其意者」到「君子必誠其意」這一段是解釋誠意。接著以「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」到「不可以齊其家」解釋修身齊家。其次再接著以「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」到「在齊其家」這一段，解釋齊家治國。最後以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」到「辟則爲天下謬矣」這一段，解釋治國平天下。王魯齋（柏）在《大學沿革論》說程伯子在揉雜的文字中先取

出解釋三綱領的文字，列在篇首三句的後面，自然有一種規模存在。意思就是指原來的「康誥曰，克明德」到「止於信」應該是解釋三綱領的文字，本來混在解釋八條目的文字中，程明道特地把它提出來，放在三綱領的下面，這是很正確的改定。至於「辟則爲天下謬矣」以下，開始引「詩云瞻彼淇澳」等許多文字，接著引「子曰，聽訟吾猶人也」這一段以後雜引詩書，一邊引文，一邊敘述，籠統的解釋三綱領八條目。至於伊川程叔子的改本，又和明道程伯子的改本不一樣。他是以篇首到「未之有也」認為是三綱領八條目，把前面的「此謂知本」那四個字認為是衍文，而移「子曰聽訟吾猶人也」到「此謂知本」這一段文字，在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，此謂知之至也」這幾句話的下面。接著以「康誥曰克明德」到「與國人交止於信」這一段，做為總解釋那個三綱領八條目的文字。根據明道程伯子的《大學》改本，格物、致知必定沒有傳文，而伊川程叔子則移「子曰聽訟吾猶人也」到「此謂知本」這一段文字，緊接著在三綱領八條目之後，下面再接「此謂知之至也」，這好像是以這一段文字去解釋八條目中的格物致知的。格物致知既然已經解釋，於是他就以「康誥曰克明德」到「與國人交止於信」這一段文字推上去，再解釋那三綱領。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已經解釋，於是就再列解「誠意」以下六條目的文字。以「所謂誠其意者」到「必誠其意」解釋誠意。其他「所謂修身在正其身者」到「辟則爲天下謬矣」都和明道程伯子的改本一樣，移在「詩云瞻彼淇澳」的上面，「君子必誠其意」的下面。而依次解釋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五個條目。但是從「詩云殷之未喪師」到最後這一段，明道程伯子是接在「此謂知本」的後面，伊川程叔子則是移「殷之未喪師」到「亦悖而出」這一段在一